

· 目录 ·

序

- 一 减字木兰花（相逢不语）/011
- 二 画堂春（一生一代一双人）/015
- 三 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019
- 四 梦江南（昏鸦尽）/023
- 五 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041
- 六 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045
- 七 采桑子（形霞久绝飞琼字）/048
- 八 采桑子（桃花羞作无情死）/052
- 九 采桑子（非关癖爱轻模样）/056
- 十 采桑子（谢家庭院残更立）/061
- 十一 采桑子（而今才道当时错）/066
- 十二 临江仙·谢饷樱桃（绿叶成阴春尽也）/070
- 十三 临江仙·寒柳（飞絮飞花何处是）/081
- 十四 临江仙（点滴芭蕉心欲碎）/089
- 十五 虞美人·为梁汾赋（凭君料理花间课）/094
- 十六 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人生若只如初见）/102
- 十七 浣溪沙（十八年来堕世间）/110
- 十八 浣溪沙（残雪凝辉冷画屏）/116
- 十九 菩萨蛮（飘蓬只逐惊飙转）/120

二十 菩萨蛮（催花未歇花奴鼓）/124

二十一 菩萨蛮（雾窗寒对遥天暮）/128

二十二 虞美人（银床淅沥青梧老）/135

二十三 忆王孙（西风一夜剪芭蕉）/141

二十四 于中好（独背斜阳上小楼）/144

二十五 于中好（雁帖寒云次第飞）/147

二十六 于中好（别绪如丝睡不成）/150

二十七 于中好（尘满疏帘素带飘）/154

二十八 于中好（小构园林寂不哗）/157

二十九 于中好·送梁汾南还，为题小影（握手西风泪不干）/153

三十 山花子（风絮飘残已化萍）/165

三十一 山花子（林下荒苔道韞家）/168

三十二 山花子（欲话心情梦已阑）/171

三十三 山花子（昨夜浓香分外宜）/174

三十四 山花子（小立红桥柳半垂）/178

三十五 虞美人（黄昏又听城头角）/182

三十六 浪淘沙（紫玉拨寒灰）/186

三十七 浪淘沙（眉谱待全删）/189

三十八 采桑子（拨灯书尽红笺也）/194

三十九 眼儿媚·中元夜有感（手写香台金字经）/200





序

· 纳兰词典评 ·

1.

历代文学，大家都说唐诗、宋词，至于清代词人，在当今能够名世的也只有一个纳兰性德了。纳兰性德的词风，可以称为南唐后主李煜的传人，直抒胸臆，独发性灵。以王国维这样的大家，也推崇纳兰性德为北宋之后的词坛第一人。

这个人却不是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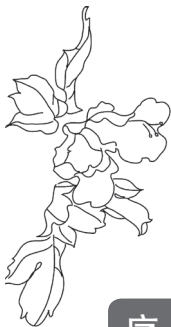
纳兰性德，他的姓是纳兰，这两个漂亮的字可不是汉人的复姓，而是满语的汉译，旧时译作纳兰，后来改译那拉。——如果叫那拉性德，似乎有损于这位浊世佳公子的形象了，就像林黛玉不能叫林翠花一样。但纳兰和那拉确实是一家人，这个姓的最著名的人物还不能算是纳兰性德，而是慈禧太后。

如果作一次寻根之旅，纳兰或那拉也不是满姓，而是蒙古姓，原本是蒙古的土默特姓。土默特消灭了一支满人，占领了他们的地盘，

却不知为什么改称了这些被征服者的姓氏——纳兰（那拉）。后来，他们又举族迁徙到了今属辽宁省的叶赫河岸，建立叶赫国。叶赫，是蒙语“伟大”的意思。我们在清史里边经常遇到的一个词“叶赫那拉”，源头便在这里。

同在东北，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之间既有姻亲，也有血仇——前者，皇太极的皇后就是纳兰性德的高祖姑；后者，叶赫兵曾在萨尔浒战役中策应明军，并随着明军一起被努尔哈赤击败，随后，努尔哈赤消灭了叶赫，纳兰性德的曾祖父便被努尔哈赤的军队所杀。祖先的仇恨与亲情，纠缠不清。

2. 清朝定鼎之后，大学士明珠成为一个权倾朝野的人物，正是他，给了纳兰性德这个家中长男以人见人羡的贵公子的出身和精英级的满、汉两种传统的教育。出身始终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最强有力的因素，这是命定的，也是很难摆脱的。这种天生的富贵造就了纳兰性德一副贵公子的气质与风骨，正如普希金论诗的时候所说的：“诗歌要有贵族气”，所以，纳兰性德的诗词便天然带有了这种“贵族气”。诗歌，



序

· 纳兰词典评 ·

就其精神意义来讲，是高贵的，它需要高贵的声音和高贵的情怀，而不仅是高贵的出身——在这层意义上，纳兰性德更加符合贵族的标准。

王国维曾说，纳兰词之所以高妙绝伦，正因为“未染汉人习气”。其实王国维的话应该这样理解：纳兰性德兼具了汉文化的深厚修养和满人的质朴天真，正是质胜文则史，文胜质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纳兰性德原名成得，后来为避东宫太子之讳，改名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自幼生活在北京。我们以后便以容若来称呼他了。

容若文武兼资，他和康熙皇帝同龄，后来做了康熙皇帝身边的三等侍卫，又升迁为一等侍卫。这个身份，约略就是武侠小说里常见的“大内高手”。——这个以词名世的贵公子居然是宫中的一等侍卫，货真价实的大内高手。

容若几乎拥有了世间的一切，但他很少快乐，他也是个情深不寿的典型，仅仅活到三十一岁。一个多情而深情的男人，一个风流自赏的公子，他的死亡就像钱塘苏小小给人的感觉一样，说不清的惆怅。

4. 我们喜欢一个人、一幅画、一本书、一首诗，真正喜欢的往往不是那人、画、书、诗本身，而是从中看到的我们自己。人是一种自恋的动物，总在其他人身寻找着适合自己的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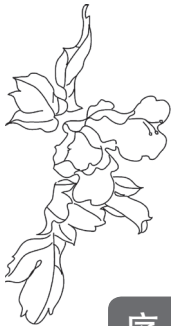
容若就是这样的一面镜子，一面适合许多人的镜子。

5. 诗该如何解？

弗罗斯特说：“所谓诗，就是翻译之后失去的东西。”这话说得一点不错，但是，这是在美感意义上而言的，而不是在表意的层面。

我们看到一首诗词，觉得很美，却说不清这诗词写的究竟是什么内容。觉得很美，这属于审美层面；看不懂意思，这属于表意层面。意思真的也是无解的吗？当然不是，成熟的诗词作品，其表意都是很流畅的，我们之所以看不懂，只是因为诗歌的年代太久远，我们的水平又很有限而已。

比如，李商隐的诗向来以难于索解著称，但其实真正难于索解的往往只是诗歌背后的故事，至于字面上的表意，并不难解。



序

· 纳兰词典评 ·

以李商隐最著名的《锦瑟》为例：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这首诗，虽然没有什么生僻的用典，可如果逐字逐句来读，确实不易理解。但是，只要你知道律诗的章法，就可以一目了然。

律诗，五律和七律，每两句话构成一组，一共是八句四组，这四组分别是：起、承、转、合，也就是说：前两句是开头，接下来的两句要承接上文，再接下来的两句要转折，最后两句作总结。比如：

今天下雨了，我不由得想起了老朋友容若。（起，开头）

容若是我相处三年的老朋友了，我们相处一直很愉快。（承，承接上文）

但容若最近不大爱理我了，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转，转折）

不管为什么，我还是把他当朋友的，我这就去找他。（合，总结）

了解了这个律诗的章法，再读《锦瑟》就不再困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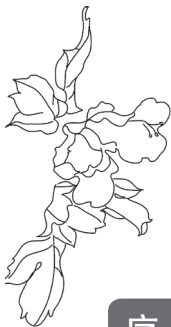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开头：锦瑟有五十弦，每根弦都让我想起逝去的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承接上文：逝去的华年如梦似幻，而且春心泣血，有几多感情的悲欢。——这两句只要知道是“承接上文”的，意思便很好理解。）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转折：以意象来写情绪：我很难过，我很迷茫。）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总结：等以后回忆这些感情，“只是当时已惘然”——这话可以有两解，这里就不细论了。）

到这里，诗的意思是非常清晰的，我们所不解的只是：这首诗的背后有什么具体的故事，像“沧海月明珠有泪”这样的意象有什么具体的所指？——这些事情只能有待历史考证，但是，就诗言诗，就文



序

· 纳兰词典评 ·

本言文本，这首诗的意思已经清楚了。

这便是解诗的方法之一，因为诗歌有许多非常固定的章法和意象符号，古人运用起来圆融无碍，今人看上去却隔膜了许多。

容若的词虽然向来以明白如话著称，不像李商隐这样隐讳，其实容若学养丰富，胸中锦绣太多，有些词只是看似明白如话，实则用典精深、含义幽微、婉转曲折，手法比之李商隐只在其上，不在其下，属于文人诗词，而不是诗人诗词。这些，都需要慢慢解读。

对于纳兰词，前人释读很多，大体已足以解惑，但仍有一些误释、漏释与不合理处，遇到这种地方，本文也会略谈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剥皮拆骨，把一首词的意思解释清楚，把其中的背景、字句、用典、化用、章法、修辞等解释清楚，这也许就足够了，至于审美感受的方面，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解说者也许没必要代人嚼馍吧？

苏缨

2007年8月于苏州小红楼

·
减字木兰花
·



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
小晕红潮，斜溜鬟心只凤翘。
诗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
欲诉幽怀，转过回阑叩玉钗。

《减字木兰花》，一个温柔婉转的词牌，每句一短一长，回环往复，流连不歇。词家多以这个词牌来写一些生活中的细碎柔情、温柔好梦。容若却特别，以长于抒情的词牌来作写人的白描，笔端轻柔勾勒，竟是一幅活生生的仕女图，娇羞宛然，冰雪轻盈。

但这不是随便的一幅图画，不是凭空而来的臆想，也不是诗人们常作的那样以美人香草寄托君子之情。这是一幅实实在在的写真，画中的女子当时就真实地站在容若的面前，风容尽现，咫尺天涯。

是的，咫尺天涯。

那是一张美丽的脸，也是一张熟悉的脸，熟悉得足足度过了两个年轻人的半生，熟悉得惊醒过容若多少辗转反侧的梦寐。但是，仅仅

是咫尺间隔，却只有“相逢不语”，而这一相逢，更无情地成为他们的最后一见。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容若若是预知了这个结局，还会不会不顾一切地冲开人群，冲开禁忌，冲开漫无边际的风险与藩篱，冲上前去，仅仅和她说上一句话呢？

可是，以容若的显赫家世，世间又能有几多禁忌、几处天涯？

没有，算来算去也只有一处，那就是当时的世界上几乎唯一高过他们的东西——皇权。

皇权，就是他们的天涯。

为了这次见面，容若已经冒上了天大的风险，他偷偷地换过了装束，裹挟在人群之中，近近地望了她一眼，但在这最后关头，却终于只是“相逢不语”，让刻骨的爱恋在皇权下无可奈何地枯萎下去。那一刻，那偷偷的一望，便如一朵秋叶从树梢落下，在坠入泥土之前的那片刻悬空时候的小小的凄婉的挣扎。

相逢不语，双方都看见了对方，那女子在容若的眼中宛如秋雨飘摇中的一株芙蓉，艳丽、哀戚、泪泫，那脸庞泛起的无法遮掩的红晕正是对痴情容若的最最直白的倾诉——倾诉了一颗心、多少事、怎般情。那云发间的凤钗也只顾着回应着阴晴不定的光线，明明暗暗，迷离如当年的往事。

当年，明珠府的花园，文静的小容若永远都有一个最好最好的玩伴，两个孩子一起，花花草草秋千架，蜻蜓蝴蝶小风筝，对于容若和他的表妹来说，这都是一段无比快乐的童年。

快乐，只因为在一起。

容若从小就是一个落落寡合的孩子，同龄的玩伴中只有表妹一人适合他那文静孤单的性格和吟诗填词的癖好。他们是童年的玩伴，也



是少年的诗友。“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既有两小无猜的天真，也有蒙眛难言的情愫。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喜欢拴在一起，只知道只要他们不在一起，日子总会变得漫长难挨。

韶光流转，当表妹已经弹得一手好琴的时候，容若也已经能够写出第一流的词章了，而那些美丽无伦的词句本来就是要跟着琴声而入乐歌唱的。

上天从不会为一个天才制造幸福，如果有时候真的赐给了幸福，其目的也往往是为了毁坏。

容若没有成为例外。当他深深地陷入这种莫名幸福而无法自拔的时候，表妹却按着旗人的规矩被选为了秀女。一入深宫，旋成陌路。都道侯门深似海，皇宫的大门又岂是侯门能比！

这位显赫的公子也许第一次感到了刻骨的无助，他无法留下表妹，无法夺回她，更无法向夺走她的那个男人复仇。他知道自己最心爱的人就在那红墙壁瓦之内，却一步也迈不进那个禁忌森严的院落。

这样的一道深深阴影也许正是容若此后怠惰于仕宦生涯的真正原因——当他随着满朝文武三跪九叩的时候，当他追随皇帝出入宫廷院落的时候，他怎能忘记，就在这宫闱深处、最深处，正无声地藏着他那个童年的玩伴、少年的诗友、毕生的爱侣！

要见一见表妹，一定要见一见表妹！

机会终于来了。适逢国丧，皇宫要大办道场。容若灵机一动，买通了进宫诵经的喇嘛，裹挟在袈裟大袖的僧人行列中偷偷地混进了皇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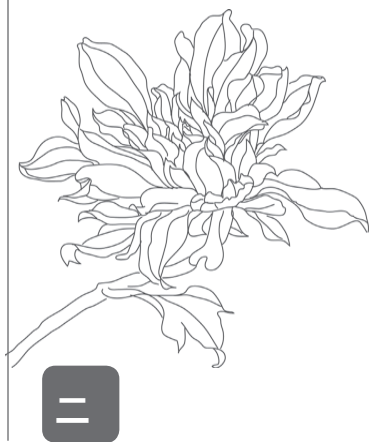
混入皇宫，偷见内眷，容若怎会不知这是何等的罪名。但他还是去了，不是在一时的冲动之下，而是在周详的计划之后，这一节，尤

为感人。

皇天辜负过这对有情人，这一次也终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容若见到了表妹，她也在人群之中，偷偷地发现了容若。这是容若的初恋，惨痛而刻骨铭心的初恋，曾经不知不觉地开始，终于天人悬隔地结束。

想要开口低唤，又怕被人听见；想要一诉离愁，却只能拔下玉钗在回阑轻叩。回廊九曲，心思九曲；玉钗恩重，你我心知。就这样，千言万语，只化作颊上红潮、钗头脆响、眉眼无声。这便是他们最后的相见，最后的别离。

容若这首小令，写得似明似暗、欲说还休，总有些隐衷心曲难与人言。反复读来，既像是容若自己的心间私语，又像是模拟表妹的口吻来摹写她对自己的相思。字里行间似有本事，而才要落实便转眼无迹，只有那段刻骨铭心的苦楚是真实地发生在当时，直到三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消褪。



· 画堂春 ·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
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浆向蓝桥易乞，药成碧海难奔。
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

焰火为什么美丽，因为那是多样的粉末交汇在一起，燃烧、困顿，而终于爆发于一刹那；词章为什么绚烂，因为那是词人的万千心事纠结于眉、郁结于心，而终于脱口而出于一瞬间。

我手写我心，便是此番道理。

由暗火而郁结，由郁结而困顿，由困顿而渴望解脱，由渴望解脱而终于爆发，这样的流露往往最是真切感人。这样的词，正是眼前的这一首《画堂春》。

劈头便是“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明白如话，更无丝毫的妆点；素面朝天，为有天姿的底蕴。这样的句子，并不曾经过

眉间心上的构思、语为惊人的推敲、诗囊行吟的揣摩，不过是脱口而出，再无其他道理。

明明天造地设一双人，偏要分离两处，各自销魂神伤、相思相望。他们在常人的一日里度过百年，他们在常人的十分钟里年华老去。纵使冀北莺飞、江南草长、蓬山陆沉、瀚海扬波，都只是平白变故着的世界，而不是真实发生过的人生。万千锦绣，无非身外物外，关乎万千世人，唯独非关你我。

容若何堪，借他人杯酒浇自己胸中块垒。——上片实为化用骆宾王《代女道士王灵非赠道士李荣》诗中成句：“相怜相念倍相亲，一生一代一双人。”诗词之化用，有稍加点染者，有原文照录者，此为文人成法，非自容若始。诗词史上，大有名句原版藉藉无闻，而一经他人化用，反为世人千古传诵的佳话——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便是承袭有自；近年发掘曹雪芹的诗作，“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有所本。而眼前这首《画堂春》，骆宾王的原句不知还有几人记得，容若的词章却遍传于有井水处。

下片转折，接连用典。小令一般以频繁用典为大忌，此为通例，而才子手笔所向，再多的禁忌也要退避三舍。这，就是容若。

“浆向蓝桥易乞”，这是裴航的一段故事：裴航在回京途中与樊夫人同舟，赠诗以致情意，樊夫人却答以一首离奇的小诗：“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窟，何必崎岖上玉清。”

裴航见了此诗，不知何意，后来行到蓝桥驿，因口渴求水，偶遇一位名叫云英的女子，一见倾心。此时此刻，裴航念及樊夫人的小诗，恍惚之间若有所悟，便以重金向云英的母亲求聘云英。云英的母亲给裴航出了一个难题：“想娶我的女儿也可以，但你得给我找来一件叫做玉杵臼的宝贝。我这里有一些神仙灵药，非要玉杵臼才能捣得。”



裴航得言而去，终于找来了玉杵臼，又以玉杵臼捣药百日，这才得到云英母亲的应允。——这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在裴航娶得云英之后还有一个情节：裴航与云英双双仙去，非复人间平凡夫妻。

“浆向蓝桥易乞”句为倒装，实为“向蓝桥乞浆易”，容若这里分明是说：像裴航那样的际遇于我而言并非什么难事。言下之意，似在暗示自己曾经的一些因缘往事。到底是些什么往事，只有词人冷暖自知。

那么，蓝桥乞浆既属易事，难事又是什么？

是为“药成碧海难奔”。这是嫦娥奔月的典故，颇为易解，而容若借用此典，以纵有不死之灵药也难上青天，暗喻纵有海枯石烂之深情也难与情人相见。这一叹息，油然又让人想起那“相逢不语”的深宫似海、咫尺天涯。

“若容相访饮牛津”仍是用典。——古老传说，大海尽处即是天河，海边曾经有人年年八月都会乘槎往返于天河与人间，从不失期。天河世界难免令人好奇，古老的传说也许会是真的？于是，那一日，槎上搭起了飞阁，阁中储满了粮食，一位海上冒险家踏上了寻奇之路，随大海漂流，远远向东而去。

也不知漂了多少天，这一日，豁然见到城郭和屋舍，举目遥望，见女人们都在织布机前忙碌，却有一名男子在水滨饮牛，煞是显眼。问那男子这里是什么地方，男子回答：“你回到蜀郡一问严君平便知道了。”

严君平是当时著名的神算，上通天文，下晓地理，可是，难道他的名气竟然远播海外了吗！这位冒险家带着许多的疑惑，调转航向，返回来时路。一路无话，后来，他当真到了蜀郡，也当真找到了严君平，严君平道：“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牵牛宿。”掐指一算，这个“某年某月”

正是这位海上冒险家到达天河的日子。那么，那位在水滨饮牛的男子不就是在天河之滨的牛郎么？那城郭、屋舍，不就是牛郎、织女这一对金风玉露一相逢的恋人一年一期一会的地方么？

“若容相访饮牛津，相对忘贫”，容若用典至此，明知心中恋人可遇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亲，只得幻想终有一日宁可抛弃繁华家世，放弃世间名利，纵令贫寒到骨，也要在天河之滨相依相偎、相亲相爱、相濡以沫。

这样的誓言，若放在《花间集》里，或许只是文人的戏仿；若放在《纳兰词》中，却不由得令人不信。